



摩 洛

庫 普 林 著

新譯文叢刊

摩

洛

庫 普 林 著

註 安 澤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85

摩 洛

進口紙本定價五角

著 者	[俄] 庫 普 林
譯 者	孟 安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發刊出版業務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大沽路 383 弄 32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4 3/8

字數 75,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1-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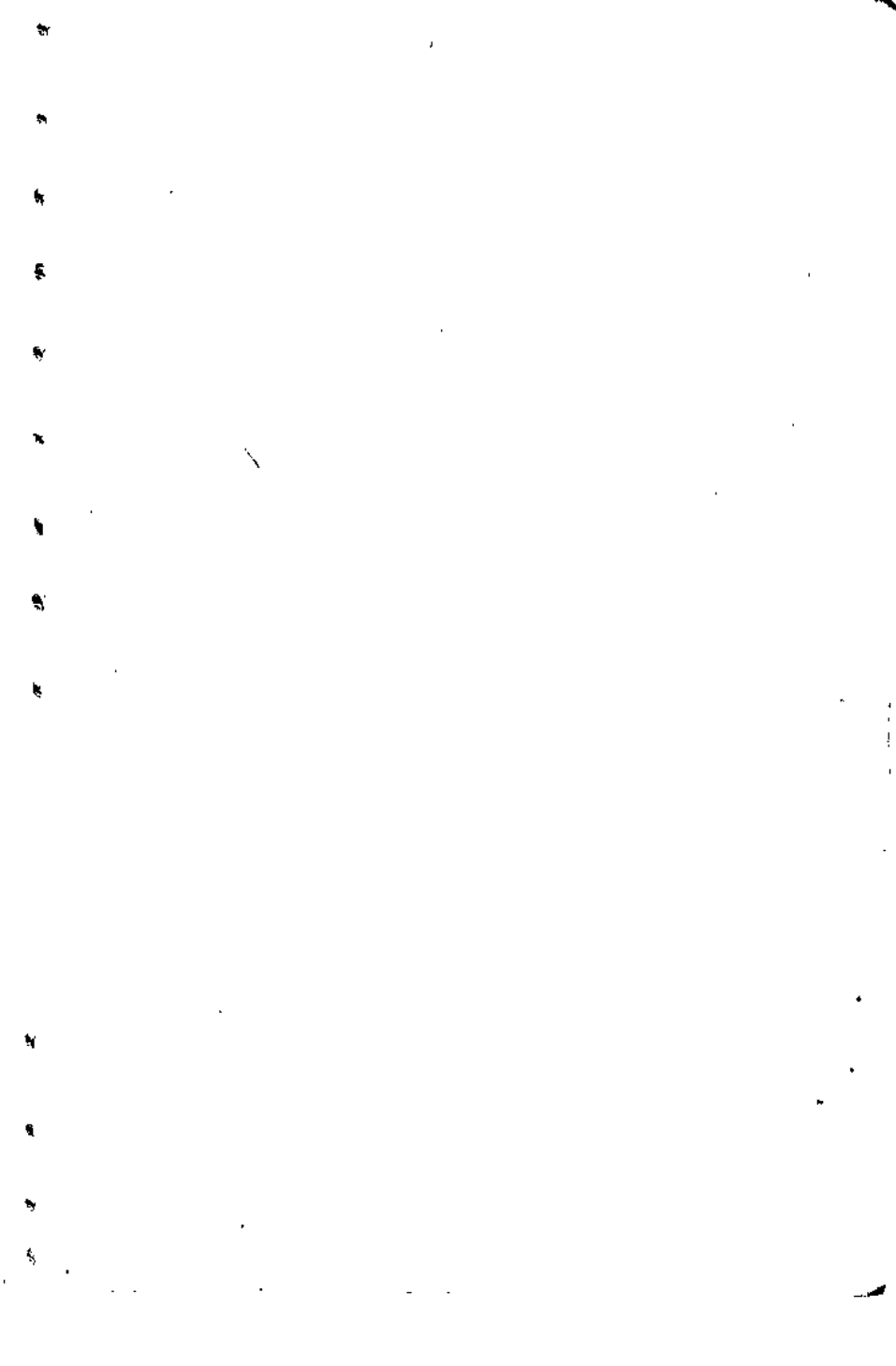
原 書 名 Молох
原 著 者 [俄] А. И. Кузрин
原 出 版 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9.
作 插 圖 者 Н. Кузьмин

內 容 提 要

『摩洛』是一種吃人的神靈。據說古時信『摩洛』的人是要用活人來向它們獻祭的。作者用這個兇暴的名字來形容資本家的殘忍，描寫他們如何無情地啞吸着工人階級的血汗。故事是通過一座鐵場的工程師，保伯洛夫，反映出帝俄時代工人們過着什麼樣的非人生活，內心裏如何燃燒着憤怒和仇恨。本書明確地向我們指出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間的矛盾，以及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

摩

洛



工廠的汽笛拉長着聲音響了，它宣佈了一天工作時間的開始。低沉、嘶啞、響個不停的聲音，彷彿從地下鑽出來似的，沿着地面低低地散佈開來。八月裏連陰天的渾濁的黎明給這種聲音添上一層憂愁和恫嚇的嚴酷氣氛。

汽笛響的時候，正趕上保伯洛夫工程師在用茶。最近這幾天安得烈·伊里奇特別嚴重地害着失眠症。晚上，儘管他帶着沉重的頭躺在被窩裏不斷地顫抖，好像受到突然的震動似的，他還是很快就睡着了，做了個不安的、神經緊張的夢，不過離天亮還有很久他就醒了，非常疲倦，渾身無力，想發脾氣。

這原因，毫無疑問，是他精神上 and 身體上過度疲勞，以及早就染上了皮下注射嗎啡的習慣，——這種習慣，保伯洛夫近來跟它開始了頑強的鬥爭。

現在他坐在靠窗口的地方，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他覺得那味道就像沒有滋味的青草一樣。水滴沿着玻璃彎彎曲曲地流下來。院子裏的水窪，給雨打得起了皺紋。從窗口

望出去，可以聽見一個正方形的小池塘，四周像鑲着框子似的圍着飄搖的白柳，它們下半截是光裸的樹幹，上面是灰綠的樹葉。起風的時候，池面上吹起了瀾瀾的微波，彷彿匆忙地在那兒掠過，白柳的葉子好像突然給蓋上了一層銀色的白髮一樣。萎靡的青草在雨底下無力地蹣縮到地上。附近小村裏的房屋，跟一條黑帶子似的參差不齊地伸展在水平線上的那片森林裏的樹木，黑一塊黃一塊的田野——一切都又灰暗又模糊地顯出來像在霧裏一樣。

保伯洛夫穿上油布雨衣，戴上風帽，從家裏出來，那時候已經是七點鐘了。他跟許多神經衰弱的人一樣。每天早晨總覺得不舒服：身體軟弱，眼睛裏覺得一種隱痛，就像有人從外面用力壓着它們一樣，嘴裏有一種苦澀的味道。可是叫他最覺得痛苦的，還是內心的、精神上的紊亂。這是他不久以前才注意到的。保伯洛夫的同事，工程師們，都是用最單純、最靈活、最實際的觀點來看待生活的，他們大概在譏笑那個惹起他的這麼多隱秘的痛苦的東西，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會了解他的。他一天比一天的越來越厭惡，幾乎怕到工廠去上班了。

按照他的性情，按照他的習慣和嗜好，他最好還是從事寫字間工作，教授事業或者是農業。工程事業不能叫他滿意，要不是他母親硬要他當工程師，他在三年級的時候就會離

開專科學校了。

他的近似女人般溫柔的性格，因為跟日常生活中極端貧困的現實條件經常接觸的緣故，使他受到了無情的損害。他在這方面把自己比做給人家活生生地剝去了皮的人。有時一點兒小事情，別人沒有在意，却叫他驚扭了很久。

保伯洛夫的外表很平凡，不顯得特出……他的身材不高而且十分清瘦，但是在他的心裏覺得有一股衝動性的神經力量。寬闊而白皙的額頭，首先引起了人家的注意。擴大了的瞳仁，外加大小又不一樣，顯得那麼大，把那對灰眼珠兒弄得好像是黑的了。濃密而又不齊的眉毛在鼻梁上頭幾乎接連起來，給這雙眼睛添上了嚴肅、專心和禁慾主義的表情。安得烈·伊里奇長了兩片神經質的薄嘴唇，然而並不惡毒，只是有點不大對稱：右嘴角比左邊的翹一些，鬍鬚又少又稀，微微有點白，完全是小孩的模樣。他那張本來並不漂亮的臉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微笑。保伯洛夫笑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變得又溫柔又愉快，整個的臉兒顯得十分動人。

保伯洛夫走了半個維爾斯特^①，登上小丘。在他的腳底下展開了掩有五十平方維爾斯特的工廠的龐大全景。這是一座用紅磚造成的真正的城市，燦黑的煙囪，樹林似地高聳

① 維爾斯特：俄里，等於一·〇六公里。

在天空裏，——城市，完全浸透了硫磺和煤鐵的氣味，永遠不停的隆隆聲震耳欲聾。有四座高爐靠着那幾個大得不得了的煙囪統治着這個工廠。跟煙囪並排聳立着高爐的八隻熱風裝置，用來流通熱空氣的——八個高大的鐵塔，塔尖上蓋着圓頂。高爐的四周散佈着其他的建築物：修理廠，鑄造廠，洗鑛場，機車場，鋼軌軋製場，馬丁爐^①和精煉爐等等。

工廠好像臥在三塊天然的大平地上，一塊比一塊低。小火車頭在各方面來來去去。它們在最低那一層出現，發出尖銳的嘶聲往上飛馳，幾秒鐘工夫就消失在隧道裏，全身裹着白煙從隧道那一頭鑽出來，轟隆轟隆地穿過橋樑，最後，像在半空裏一樣，沿着石頭的棧道疾馳，爲的把鑛石和焦炭送進高爐的管子裏去。

再過去，在這個天然的平台後面，就可以看見一片非常雜亂的工地，那是準備建造五六個高爐用的。好像地底下發生了可怕的激變，把這些東西全都拋在外面：無數堆的碎石子，大小不同，顏色不一的磚頭，金字塔似的沙堆，石板像山一般高，一堆堆的鐵塊和木頭。所有這些東西都好像毫無意思地，偶然堆在那裏的。幾百輛大車和成千成萬的人在這裏奔忙着，就跟螞蟻在破壞了的螞蟻窩上一樣。細的、刺鼻的石灰末，霧一般地停留在空氣裏。

① 馬丁爐：法國技師馬丁（P. Martin）（1824—1915）發明和設計的鑛爐。

再這些，在地平線的邊緣上，工人們擠集在一長列貨車旁邊卸貨。磚頭沿着從車廂裏放下来的斜板，川流不息地滾到地上；鐵塊砰砰地往下掉；薄板條臨空飛舞，彎了下去立刻又彈直了。有一批大車空着趕到火車那兒去，另一批已經裝滿了貨物，排了一長隊趕回來。上千種聲音在這兒混合成了冗長的嘈雜聲；石匠鑿子的又尖又脆又沉着的聲音，在鍋爐上鑄造大釘的錚釘工人響亮的敲擊聲，汽鍋沉重的轟隆聲，蒸汽管大聲的喘氣和呼嘯，還有時不時地傳來地底下悶聲悶氣的爆炸聲，震得大地都戰慄了。

這是一幅非常激動人的圖畫。人類的勞動在這兒幹得熱火朝天，猶如一部又複雜又精確的龐大機器。成千上萬的人——工程師、石匠、機師、粗木匠、鉗工、挖土工人、細木匠和鐵匠——從各個不同的角落裏聚集到這兒來，服從爲生存而鬥爭的鐵一般的法則，爲了使工業發展僅僅往前邁進一步，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健康、智慧和精力。

今天保伯洛夫特別覺得不舒服。有時候，雖然次數不多，一年當中有那麼三四回，他的心情忽然非常古怪、陰鬱，並且暴躁。這往往發生在秋天陰暗的早晨，或者是冬季融雪時候的晚上。一切在他眼裏都顯得枯燥無味和沒有色彩，人的臉好像變得渾濁、醜陋，或是病態的，說話就跟從老遠的什麼地方傳來的一樣，只會招得人家厭煩。今天他巡查鋼軌軋製車間的時候，特別刺激他的是工人們塗滿黑煤、給火焰烤乾、沒有血色的臉。他看見他

們這時正在頑強地勞動，燒紅的鐵塊的熱氣烤灼着他們的身體，從寬大的門口那兒又吹進來刺骨的秋風，他本身彷彿也嚐到了他們一部份肉體上的痛苦。那時他覺得很難爲情，爲了自己保養得很好的外貌，爲了自己柔細的襯衣，也爲了自己一年三千盧布的薪金……。

二

他站在焊接爐旁邊，照料着活兒。每一分鐘巨大而發紅的爐口大大地敞開來，一個接着一個地吞嚥下二十普特^①重，燒得發白的鋼塊，那是剛從反射爐裏出來的。經過一刻鐘工夫，它們通過幾十張車床，在吓人的轆轤聲裏被拉長了，在車間的那一頭，就已經成了光滑、發亮的長鐵軌了。

有人在後面碰了碰保伯洛夫的肩膀。他氣憤地回過頭去，看見是他的一個同事——司微日夫斯基。

這個司微日夫斯基，老是有點兒駝背——又像在踮起腳走路，又像在鞠躬，——他總是嘻皮笑臉，搓着又冷又濕的手，使得保伯洛夫格外不喜歡。他身上帶有某種諂媚，委屈

① 普特：俄國重量單位，等於一六·三八公斤。

和惡毒的味兒。他知道從前工廠裏所有的一切流言，並且特別得意揚揚地把這些流言講給最不樂意聽的人聽，談話的當兒，他神經質地手忙腳亂，不停地碰碰對方的腰、肩膀、手和鈕扣。

『您好麼，老朋友，好久沒有見面啦？』司微日夫斯基問道，他笑嘻嘻的把安得烈·伊里奇的手捏在自己的兩隻手掌裏。『一直坐着看書麼？全都看完了沒有？』

『您好，』保伯洛夫不樂意地回答着，一邊縮回自己的手。『這一陣子我簡直不大舒服。』

『濟寧柯家裏大夥兒因爲您不在都感到寂寞呢，』司微日夫斯基意味深長地繼續說道。『爲什麼您不常到他們那裏去呢？三天以前，廠長也在那兒，並且還問起了您。不知怎麼談到了熔鐵的活兒，還着實地把您誇獎了一番呢。』

『過獎了，過獎了，』保伯洛夫奚落地鞠了個躬。

『不開玩笑，……他說，管理處很重視您這樣學識豐富的工程師，只要您願意，您的前程非常遠大。依照他的意思，廠裏如果有像安得烈·伊里奇這樣內行的人，我們壓根兒不該把擬訂工廠計劃的事交給法國人去辦。只不過……』

『現在他就要說到難聽的啦，』保伯洛夫想。

「只不過，他說，您這麼不跟人家交際，使人覺得您是個孤僻的人，這可不大好。不論怎麼樣也弄不懂，您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也不知道該怎樣來對待您。哎，啊！」司微日夫斯基突然在自己前額上拍了一下。「我在這兒開扯，反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告訴您……廠長請全體人員明天準定在火車站等候十二點鐘那班車。」

「又是要迎接什麼人麼？」

「完全對。猜一猜看是誰？」

司微日夫斯基臉上顯出狡猾和揚揚得意的神氣。他搓着兩隻手，預備報告有趣的消息，很顯然，他覺得十分滿意。

「真的，我不知道是誰……何況我對於猜測根本外行，」保伯洛夫說道。

「不，親愛的，請猜猜看……」您就怕就胡亂說出一個名字來也行……」

保伯洛夫不作聲，故意裝出聚精會神的樣子瞧着蒸汽起重機的動作。司微日夫斯基理會到了這個，比先前越發手忙腳亂了。

「無論怎麼也不肯說……算啦，我也不再折磨您了。就是迎接克瓦士本人呀。」他用那麼露骨的、卑躬屈節的口氣吟出這個姓氏，惹得保伯洛夫簡直反感起來。

「您覺得這個有什麼特別重要麼？」安得烈·伊里奇不經心地問道。

「怎麼問『什麼特別』呀？真是有您的。要知道他在管理處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人們聽從他，就跟聽從先知一樣。如今：管理處委託他來加緊工作，換句話說，就是他委託自己來管理這件事情。您準會看得見，他來了，就會在我們這兒怎樣的大發雷霆啦。去年，他來視察了建築工程——那好像還在您來這兒以前吧？——廠長和四個工程師就跟中了魔似的離開了他們的崗位亂跑。您的鼓風爐^①不久就可完工了麼？」

「是的，已經差不多準備妥當了。」

「好，這就行。那就是說，當着他的面，既要舉行開幕典禮，又要舉行奠基儀式。您以前見過克瓦士寧沒有？」

「一種也沒見過。姓名當然聽說過……」

「我非常滿意。我來告訴您，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您從來也沒有見過。全彼得堡^②的人都知道他。第一，他出奇의 胖，兩隻手攬住自己的肚子還碰不到一塊兒呢，您不信麼？這是實話。他有這樣一輛特別的轎車，右邊的車身整個安在鉸鏈上，可以打開來。外

① 鼓風爐：是熔爐的一種，工作開始以前，要燒熱到礫石熔解度，約攝氏一千六百度。所以只能使用幾個月。——原註。

② 彼得堡：舊俄首都，就是現在的列寧格勒。

加個子高大，頭髮棕紅色，嗓子活像個大喇叭。可是多麼聰明呀！哎，我的老天爺！……在所有的股份公司裏，他都當理事會的理事……一年只有七次會議，一共就撈進二十萬盧布！至於在大會上須得挽回局勢的時候，——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出色的人了。最成問題的年度報告，他有本事說得天花亂墜，把股東們全都弄迷糊了，後來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對理事會表示感謝。主要的是他對於他談的那套業務根本就一竅不通，只不過靠了剛愎自信來達到他的目的。明天您聽了他說話，大概還會以為他是一輩子專門在高爐周圍搞工作的呢，其實他對高爐就跟我對梵語一樣，壓根兒什麼也不懂。」

『哪——拉——拉——拉——蘭！』保伯洛夫一面故意隨隨便便、不合調門地唱了起來，一面轉過頭去。

『這兒……還有更妙的哩……您知道，他在彼得堡是怎樣接待人的麼？他赤身露體坐在深盆裏，水泡到脖子那兒，只有他赭色頭髮的腦袋在水面上發光，——他就這樣聽着人家說話。隨便什麼樣的機密顧問都得站着，恭敬地在他跟前彎着腰，報告……他還是一個驚人的饞嘴的人……絲毫不假，他能夠把所有上等館子裏出名的克瓦士寧式肉丸子統統吃光。關於女人那就更不用提啦。三年以前，他曾經發生了一件挺滑稽的事情……』

司微日夫斯基瞧見保伯洛夫打算走開，連忙抓住他的鈕扣，小聲央求道：

「別忙……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對不起，我現在只說兩句話。您看究竟是怎麼回事。三年前的秋天，有一個窮困的年輕人來到彼得堡，是一個小公務員還是什麼的，某某……我本來連他的姓名都知道，只是現在想不起來。這個年輕人爲爭執遺產而奔忙着，每天早上到許多地方去過以後，回來總響進夏園，在小長凳上坐一刻鐘……」噯，好吧。他坐了三天，四天，到了第五天他注意到，每天有一位異常肥胖，赭色頭髮的先生跟他一塊兒在公園裏散步……他們就彼此認識了。赭色頭髮的人，原來就是克瓦士賓，他打聽年輕人一切的情況，很同情他，可憐他……不過他沒有向年輕人提起自己的姓名。噯，好吧。終於有一回赭色頭髮的人對年輕人提議道：「您同意和一個人結婚麼？只是有一個附帶的條件，那便是跟她行好婚禮以後，就得立刻走開，再也不能見面。」年輕人這時候恰巧餓得要死，就說：「同意，只不過要看有什麼報酬，錢還得先付。」請注意，年輕人也懂得，怎樣適當的處理事情^①。噯，不錯吧……他們兩人商量妥當了。又過了一個星期，赭色頭髮的人給年輕人穿上大禮服，天剛亮，就用馬車把他送到城外某處一個教堂裏。沒有一個人；只有新娘子已經在那裏等着，全身披着紗，不過看得出來，她長得又漂亮，年紀又非常輕。婚禮開始了。可是年輕人發覺，他的新娘子神氣顯得很悲傷。他小聲問她：「您好像是不

① 原文本來是說吃龍蝦菜從哪一頭吃起。